

## 憶「老錢」

徐貽聰



「老錢」，是曾經在錢其琛身邊工作過的人對他的習慣稱呼，顯得親切，顯得尊重。他也經常這樣囑咐、提醒大家如此稱呼他，直到他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以後依然讓人「叫我老錢」。我就是被他提醒過的人之一，既受感動，又受教育。

錢其琛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被任命為外交部長，我也在他開始擔任外長的同年走向司級領導崗位，主要負責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國家的關係。剛巧，在那段時間裏中國和拉美的關係日漸緊密，高層互訪，特別是外長之間的互訪頗為緊密。我記得，在一九八八至一九九〇年的幾年時間裏，錢其琛作為外長，於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〇年連續應邀往訪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先後共七個國家，我都有幸陪同在側；期間，他則先後邀請古巴、厄瓜多爾、烏拉圭、巴西等國外長訪問我國，廣泛開展對這個地區國家的友好工作，為後來中拉關係如火如荼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與之相關的決策、報告、聯繫、接待、會談等等，為我提供了許多同錢其琛接觸的特殊機遇，讓我得以就近感受他的為國為民殫精竭慮的情感和工作精神，認知其深邃的思想和睿智，領受他的廣博知識和純熟的運用。當然，還有他對下屬的尊重、關懷情感。他對工作的精確度和效率的要求很高，也講究分寸和尺度，更多的是提示和提醒，極少有言辭激烈的批評，更少見他對下屬發脾氣、罵人。

後來，我被調外機構，離他遠了，無法直呼他「老錢」，也失去了聆聽教誨的機會。但讓我感到驕傲的是，在離開他十數年後，他見到我還能叫出我的名字，可見他對我還留有較深的印象。

## 賀友直的美食漫畫

陸小鹿



賀友直老先生的圖文冊適合擺在隨身包裹，像一根棒棒糖，突然什麼時候覺得乏味了，拿來吧唧吧唧一下，轉瞬便山清水秀了。

上海灘，但凡喜歡美術的沒有不知賀老，他是中國畫界知名的連環畫泰斗。我小時候就很愛看連環畫小人書，但不記得那時有否看過賀老畫的。我注意到賀老，是因為他後期的畫，那些畫以舊上海灘風景為主題，對我這個新上海人有很大吸引力，好似新媳婦想研究婆家史，有點竊竊之喜。就這樣，我買回賀老的《走街串巷——友直畫舊事》。

這本圖文冊不厚，石榴色封面上畫了個精神抖擻的小老頭，一手握紙，一手執筆，胸前掛着部照相機，那是賀老的自畫像。打開冊子，一幅畫搭配一篇文字說明，畫面內容輻射舊上海灘的電車、碼頭、錢莊、熟食攤、大飯店、法租界、巡捕房、舊貨市場，甚至還有公共廁所……

我發現賀老筆觸停留最多的還是舊上海灘的美食，這個可愛的小老頭自言嘴刁，愛咪老酒，食量不大但挑剔，並且重複易厭。比如早餐吃了幾天拌麵，就要換花樣，所以，那些曾勾起他饞蟲的食舖：淮海坊弄堂口的小籠包、「江夏」湖北館子的豆皮和烏龜湯、二十四路車站處的「野味香」餛飩……到六十多年後，他還清晰記得。熱愛美食的人，必定熱愛生活，所以，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賀老筆下的畫那麼生動有煙火氣了。

賀老的每一個標題都充滿着誘惑力，像舊時古董，藏着秘密，引着人往下看：

《銅仁路上的腸湯線粉攤》。

上世紀五十年代，老上海人早餐喜

歡吃腸湯線粉。買一碗二角五分的「全家福」，豬腸、肚、心、肺齊全，再拎隻小酒壺配上全家福，就能享受一頓美味而微醺的早餐了。微醺的馬路早餐，這在現時的上海幾乎看不到了。

《羅春閣生煎饅頭》。羅春閣是舊時上海有名的茶樓，生煎饅頭是頂級名小吃。那時的爐子是燒煤的，鼓風用的是手拉風箱，徒弟是看師父的神色、鍋裏冒的氣來拉動風箱的力度及速度，所以那時出鍋生煎的底是黃脆的。而現在都是用煤氣煎饅頭，所以有時生煎的底是焦而硬的，咬不動。

《馬詠齋白斬雞的墊底》。當年賀老常去熟食名店馬詠齋買白斬雞。皮嫩黃，肉清白，斬切得大小得體，最關鍵的是，墊底還會鋪一層海蜇頭，是免費送的。這個細節當時別店都沒有，所以賀老一直記着。

賀老總是自謙是「畫小人書」的，登不了大雅之堂。實際上，正是他將連環畫帶入了大雅之堂。他說：「畫連環畫最終要表現生活。生活從哪裏來？得仔細觀察中來。」芸芸世相須得爛熟於胸，「記得牢，搭得攏。記得牢的關鍵是對看到的事物要理解，理解就是懂了，明白了也就記住了；搭得攏就是把記住的東西拼搭起來，成為要表達內容的藝術語言。」



▲《銅仁路上的腸湯線粉攤》

資料圖片

## 鐘樓與時光機

蘇昕仁



在旅遊淡季，又或是在文化中心看完演出的夜晚，偶然心血來潮我便跑到維港岸邊的觀景台閒坐，聽一聽海風拂面都說了些什麼。但老實說，從這個角度看，海港變得異常狹窄，這一側是有名的商圍，海港城內外熙熙攘攘，依託天星碼頭和文化中心連成一片，倘若往後再走幾步，可見1881和半島酒店在夜色圍攏下仍格外耀眼；對岸則是維港夜景的主要組成部分，都市文化總以摩天大樓顯示其高度，以鋼筋的硬朗、燈光的高瞻遠矚樹立威嚴。來到維港要欣賞什麼？不如就看看水面上浮光掠影，人與城隨波逐流，看這匯入現代化血管的水域如何與遠洋錯位，甚至脫節。錯！朋友打趣說，來到這，看的自然是對岸白領們加班的夜燈……

你會否想到卞之琳筆下「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坐在岸邊，腦海中的人事糾葛參錯重出，眼前景象交織在一起，夢與現實相互輝映，很難不教人悵然若失。其實，真正在歲月裏流失卻又始終屹立不倒的，是站在我們身後的這座鐘樓。看着它形單影隻，每次同初到港的朋友信步至此，總忍不住多談幾句。

具體須追溯到十九世紀末，那時香港與廣州貿易越趨頻繁，而本地的交通卻仍依賴馬車和人力車等，為了加快兩地聯絡並方便在廣英商，英方與清政府協定修築了九龍至廣州的鐵路，進一步推動香港成為英國在遠東最重要的轉口港之一。於是，這座鐘樓跟隨尖沙咀火車站在一九一六年落成，五年後換上大銅鐘才正式啓用。鐘樓與火車站的整體風格統一，皆以紅磚和花崗岩為主要建材，是英國建築師Arthur Benision Hubback的傑作。他的設計履歷中還有其他幾個國家地區的车站，且其作品主要是一種復興主義建築，從外部造型上重現古典風格，重新詮釋一些傳統理念。比方說這座鐘樓沿用古典石柱的造型、圓拱屋頂等等，而後一元素的設計意念至少可追溯到羅馬萬神廟的圓形穹頂。雖說鐘樓僅有四十四米，但從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一些老照片還可發現，它的高度已足以俯瞰尖東，是維港邊不折不扣的地標建築了。只可惜，由於城市發展的需要，火車站早在七十年代末就被清拆，火車線路一併改換，其原址上正是我們現時見到的太空館和文化中心。值得慶幸的是，在當時市民的要求下，作為集體記憶的鐘樓得以保留下來，又在一九九〇年評為法定古蹟。

初次一睹鐘樓風采時，我便有似曾相識之感。它可能令你聯想到華盛頓紀念碑，美國政



▲鐘樓是英國建築師Arthur Benision Hubback的傑作  
作者供圖

府曾下令特區任何建築皆不可超過其高度，足見此碑意義之深遠。此外，在法國巴黎的協和廣場、意大利聖三一教堂廣場、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的廣場皆築有與其造型相似的方尖碑。方尖碑源自古埃及，本是用以紀念和歌頌法老與神祇的建築，而意大利則有十一座方尖碑是由埃及運來，作為羅馬帝國時期征服者的戰利品。當然，鐘樓之於香港有其自身的文化意味，大可不必過度解讀。站在鐘樓面前，我們好似見到那些南下的來港人士接連走下這輛通往新生活的列車，見到香港商貿起步時期的興旺景象，不得不說，它幾乎就是歷史告別我們後，為不忘前事、敢於想像的人留下的一座時光機。

## 法律的膚色

陸 月



▲琳達·布朗書寫了有色人種平權的重要一頁

資料圖片

的先例。

一九五二年的冬天，布朗案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開庭。二戰後的美國社會雖然更加包容，但在種族問題上仍然存在深刻的分歧。美國其中十七個州份要求學校實施種族隔離政策，十六個州份禁止此類政策，其餘的州份則介於兩者之間，有的允許學校自行決定，有的對此保持沉默。在社會缺乏共識的情況下，法院究竟會維護還是推翻「隔離但平等」原則？

五十年代正值冷戰的高峰期，美國與蘇聯都急於爭取盟友。美國聯邦政府深知「白人至上」的思想只會孤立美國，助長蘇聯的勢力。國際輿論也早已批評美國虛偽，一邊指責蘇聯侵犯人權，一邊縱容國內的種族隔離政策。若聯邦法院堅持「隔離但平等」原則，那將會是一場外交災難。因此，美國司法部部长反覆向法院強調布朗案的戰略意義：「美利堅合眾國要向全世界各個種族的人民證明，自由民主是最文明、最穩定的政治體制……種族歧視有損我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為共產主義的宣傳機器提供燃料。」

儘管如此，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弗雷德里克·文森（Frederick Vinson）依然反對廢除「隔離但平等」原則。其餘八大法官有贊同廢除隔離政策的，也有反對的。眼看美國就要錯失改革的良機，情況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一九五三年九月，文森因突發心臟病去世。首席大法官的職位由厄爾·沃倫（Earl Warren）大法官繼任。

沃倫是一個改革派。他有很高的政治敏感度，也非常了解法院的政治角色。在美國律師會的演講中，沃倫提醒法律界：「從長遠來看

，我們捍衛憲法權利的力度將比我們儲存原子彈的數量更能鞏固美國的體制，並增加美國的影響力。」

沃倫當然明白布朗案的重大政治和外交意義。上任後，他積極游說其他大法官廢除隔離政策。雖然從法律上來說，一個大比數通過的判決足以推翻「隔離但平等」原則，但法院內部的分歧必然會削弱判決的力度，並向國際社會傳達一個矛盾的信息。

一九五四年的春天，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終於一致決定：「僅僅由於種族原因而禁止孩子跟能力相似的同齡人一起上學，會令他們產生自己是『二等公民』的自卑感。這對孩子造成的心靈傷害或許永遠也無法愈合……因此在公立教育方面，我們宣布廢除「隔離但平等」原則。隔離教育本身就不平等。」

種族問題是一個政治議題。無論是十九世紀末的「種族隔離本身並非不平等」，還是二十世紀中的「種族隔離本身就是不平等」，其實都是一個政治上的選擇。法院通過判決，賦予政治選擇正當性、合法性和權威性。正如美國當代著名的法律哲學家羅納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所言：「法律與道德、政治密不可分。在民主國家裏，法官和律師既是政治哲學的理論家，也是其理論的實踐者。」

在布朗案中，法院的政治選擇改寫了法律，推動了美國的民權運動。翌年，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挑戰公車上的種族隔離政策。一九六三年，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在林肯紀念堂前發表了著名的演講《我有一個夢》。布朗案也許能讓我們更加坦誠地面對和探討法律跟政治的關係。

## 搵錢買花戴

一 雯



一到月底，同事朋友聚餐總是「哀嚎遍野」，大家都說月頭出糧交家用，還卡數，之後開始「手緊」，期盼遙遙無期的下一次發工資。未婚未育還單身的我總是被羨慕，賺錢自己花，用粵語講就是「搵錢買花戴」，這與我所理解的「經濟獨立」卻有着天淵之別。

第一次聽到這句話，是出自一位土生土長的老港男同事之口。那次在討論投資理財，我直言自己也算「月光族」，扣除在港生活的衣食住行開銷，不靠父母資助，只剩一些錢夠偶

爾看電影或演出，稍微娛樂一下。那位男同事就問：「你不用給父母家用？」「沒有呀，父母要求我能養活自己就好。」我輕描淡寫地答道。「原來你是搵錢買花戴！真沒看出來。」他的語氣帶有點玩味說。「不給家用，沒在供養父母，我是不是很孝順。」我有点哭笑不得。他半開玩笑又頗有深意：「你知就好。」

後來我才明白「搵錢買花戴」是形容女士賺錢用來打扮自己。其實，我算是一個消費觀念傳統的人，沒辦過信用卡，從未向別人借過錢，簡單來說就是「不花未來錢」。逢年過節我都會給父母親精心挑選禮物或發紅包，孝敬他們。之所以沒有固定給家用，父母認為我在

外地工作打拚，不常回家，基本不產生日常的伙食費和「居家費」，可能這也是我的辯解吧。有時不得不感嘆女性的社會生存之艱難，經常被貼上各種標籤。「港女」就是其中一個以偏概全的標籤，典型的港女等於拜金。但我認識的多數港女憑一己之力在職場拚搏事業，在生活上與男士共同分擔經濟，同時也擔負生兒育女，照顧家庭的責任。

如今的女性多數經濟獨立，還能身兼多職以外，追求更高質量的生活，取悅自己，這應該沒有妨礙別人吧。「戴花」當然不限於打扮變美，在我看來，「花」是生活中為之一振的小確幸。如果力所能及，為何不讓自己開心呢？